

伍尔夫说,一个女人打算写小说的话,那她一定要有钱,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。这句话的前半句,在今天已经适用于女人想做任何事情了;而后半句,我有一丝微弱的异议,要知道,伍老师那个年代没有智能手机,女性在自己的房间里最有可能做的事情,就是读书写作喝咖啡。可是放到今天,作为一个不好意思自称是写小说的女性,我总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对着空白文档刷小红书,跟AI干仗,蹲直播间,查物流信息。所以说,如果一个女人打算写作,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是不够的,她应该还有一个图书馆。

亮,安静开阔,让我想起马尔克斯童年时期外祖母家那个飘着茉莉和柠檬的香气,永远二十五摄氏度的庭院。最感人的是,每个位置都配有电源,提供免费的水和Wi-Fi,读者餐厅还有看起来油腻腻的菜,有利于减肥。

我开启了在图书馆写作的生涯。为了在三楼的

### 图书馆图鉴

王薇

自修区占据一席之地,我在上班时间出门,加入前排队的长龙。这的确是一条从未发生过插队事件的长龙,无法想象有人插队的时候跟后面的人说,不好意思,我赶时间进去学习。谁又不是呢?我要

是跟他说,豆包给我批了八字,说姐妹儿六十岁那年能出人头地,现在必须抓紧写,一天也不能停,他断不敢插在我前头吧?

混久了,我像观鸟一样开始观察周围的人。这里的鸟素净,没有妆容,没有发型,只穿低饱和度的基本款,饰品也不繁杂,顶多一只纯银细镯或指环,戴着耳机,散发着随和又疏离的气息,是任何场合里的淡人。



图书馆是一个整体被调成静音的超大场域,里面所有人都在学习,或者假装学习,置身其中便会融入其中。就像混迹在马拉松的队伍里,想不跟着跑都难吧?不记得最初是参加什么活动,到了省图书馆,先是很虚实地搜了一下我的两本书,居然都有,亲近感倍增。然后溜达一圈儿,这里总共四层,却有着七层高的穹顶,每一层的四周是阅览室,中间地带是自修区,阳光透过华夫格的屋顶倾泻而下,温暖明

我在书架森林中畅游,偶尔遇到一只鸟,落在地上读书;我潜伏在自修区的海面上,周围浮满了安静的水鸟,戴着耳机,对着平板电脑上课,转笔,做题。一些鸟在此学习,对着它们的大学英语教材,或者医学、机电什么的书;一些鸟写东西,对着笔记本电脑敲敲停停;一些鸟无止境地做题,年复一年考试,为了过上永久稳定的生活。

最顶端的阅览室里有一只白头翁,始终栖息在窗边的位置,它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厚厚的花卉书籍,确切地说是花卉典籍,摊在桌上,将拷贝纸覆在花卉上面,用一支笔尖尖细的彩笔描摹,专注而缓慢。书架森林里有它描绘不尽的花卉、植物,足以填满余生。

一只孤鹭,几乎每个工作日的下午都会飞来待上两小时,它面无表情,两手空空,从不看手机,只是在视角广阔的单人沙发上坐着,到了接近下班的时间才离去。

三楼的自修区域定居着一只胖鹦鹉,把巢穴布置得极其像样,它铺了一块麻料的白底桌布,上面印着浅浅的海星图案,架起一台笔记本电脑,电脑前面摆放着一方单人茶台,茶具齐全,少不了一小盒茶点、小包装的牛肉干和坚果,电脑侧方立着台式风扇,桌腿边站着一只保温壶。胖鹦鹉通常饭后到达,戴着全包式耳机,喝茶,看电影,累了就套上颈椎枕仰头小憩。更多的时候,它在写网络小说,在它拎起水壶去接开水的当口,我假装经过它的巢穴扫过两眼。

由于长年混在图书馆里,我的东西越来越多,起初只有笔记本电脑、水杯和纸巾,发展到今天已经扩编到了电脑支架、外接键盘、记事本、桌布,装有发圈、茶包、指甲刀、护手霜、自动铅笔、八仙筒的杂物网袋,还不算电脑和手机的电源

几日春雨潇潇,夜深后,又开始读起诗来。

读王维送别友人的诗:“下马饮君酒,问君何所之。君言不得意,归卧南山陲。但去莫复问,白云无尽时。”好一句“但去莫复问,白云无尽时”,我的心此刻静极了。窗外的雨滴滴答答,屋内却是那么静,人像找到了归家的路,不舍得入眠。

何等洒脱和自在的心!“我们什么都别问别说了,山中的白云没有穷尽之时,足以让人忘却尘俗,自在舒心。”又念苏轼《赤壁赋》中的“造物者之无尽藏也”,又一个“无尽”,和“白云无尽时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自然万物无穷无尽的宝藏,随便你我共用。孟浩然四十岁那年,进城考进士“不第”,黯然回襄阳,发出“寂寂竟何待,朝朝空自归”的落寞。何以解忧?“欲寻芳草去。”

白云、清风、明月、芳草,皆是大自然的免费馈赠啊。我开始想念郊区那片花园了,春雨过后,万物都要铆足劲生长起来。而在这片土地里,尘世里的繁芜纷扰都会被融解,

线。就在我的肩膀不堪重负的时候,图书馆里出现一个人,他拖着一只有登机箱三分之二大小的书籍出现了,不慌不忙地掏出里面的学习用品和电脑。于是,我从他身后经过的时候,拍下一张照片,拥有了跟他不同颜色的情侣款。

这双书籍解放了我的双臂,让我无比爱惜。可是有一回,我站在路边等朋友来接,上车之后,他问我,你知道你这个箱子什么人在用吗?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,不会是空姐吧?他说不是,洗浴里面按脚的,每个人拖这么个箱子,里面装有精油、小锤子、刮痧板、拔筋棒啥的,你拉着它往路边一站,就是个上门按脚的,一看箱子就是,岁数也符合。

写到这里,望着桌上的咖啡保温杯,上面的图案是鲁迅先生,他左手拿着一本书柱腿沉思,右手握着一杯茶。配文:在咖啡馆喝茶。畅想了一下,假如我六十岁头像能印在文创用品上,那应该是对着电脑的空白文档发呆,配文:在图书馆摸鱼。

### 白云无尽时

朱莎莎

在这里,我的心就像那大片大片在空中舒展的白云,畅快、活络、爽气。

在市区,总也见不到这样大片的白云,绵密、辽阔、清透的白云,还有那蔚蓝深邃的天空,那么高远,却抬头就可见,像能触手可及。上午我在田园翻土、除草、浇水,出一身汗,神清气爽。坐在台阶上,抬头有广袤的天和云,低头有正露尖尖角的芽苗,蝴蝶飞来飞去,油菜花马上盛放。多少时间够用的呢?时间流逝得太快了。

楼上的阿婆,自从她的老伴离世之后,我已经许久没见到她了。以往她去小区空地的菜园干活,必要经过我家的花园。她喜欢停在栅栏旁,看我种了什么,跟我聊天。丝瓜结得吃不完时,她拎几根给我。有一年,我的冬瓜长得又大又壮。她说,你给我留一个老一些的,我留

出种子,明年也种。可惜,明年之后,我得知她的老伴离世,她的头发一夜之间花白。

那几日趁着周末晴朗之时,我回到郊区花园劳作。“新年好啊!”一个有点耳熟的声音响起。抬头,竟是一个许久不见的阿婆!她的气色、神情竟和之前一样有了生机,神采奕奕,我当即放下心来。我们又像往常聊起天来。“菜地转到另外地方,就很少从这走了。”她说,“还是喜欢种菜,就是时间过得太快了。”

是啊,时间过得真快,她的爱人差不多离开有五六年了。然而,也正是因为时间的飞驰,抚平了她的伤痕。又因为在菜园里转来转去,看云,看天,独享一份难得的平静。

她离开时,我望着她的背影,也正好好望见了高远的天空,还是那样的蓝,蓝得清澈。一丛白云不疾不徐地移动着。

“白云无尽”啊,我心里念叨着。生命有限,但自然万物无限;我们囿于有限,但能在无限之中,找到面对有限的勇气。

### 北部湾的早晨

徐华泉

北部湾的早晨总有一艘一艘白色的邮轮鸣着汽笛出港,滑向海天,航道两边的树倒映在海水里,为它伴行。傍晚呢?归舟在长海落日圆中迤迤,总有一种妩媚。怒海惊涛呢?那要感恩伟大作家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给了我们足够的想象。

老渔夫勇敢坚毅,不屈不挠,成为人类的硬汉标志。人生为何如此苦难?宇宙自有其律,谁令阴阳生死福劫?自耗而乃至趋无。道生一,三生万物,那么“道”是什么?为什么有“道”?渔夫没有问天,海明威没有问地,只是励志。

然而,海明威真正的伟大作品是《永别了,武器》。这是本写“一战”的情景,场景宏伟,意蕴深远,情感真挚,凄美曲折。它向世界警示战争的残酷及文明的路径是和平。食有鱼,出有车;闲有茶,歌有律;伴有侣,诗有和;不济,也有片瓦有腮香有古刹。但战争,把一切化为乌有。

北部湾的早晨,竟让我想起《永别了,武器》,那是和你明丽的晨曦匹配的。

北部湾的早晨,银白的沙滩上,玩沙的孩子埋了一把竹刀。我不知道他有何意?也是永别了武器?他没有这么深刻,老师也不会讲“折戟沉沙”或《菊与刀》。

再战,止战,殊途不归,只能是念一念成佛。是绚烂之后的寂灭还是理念未达之后的寂灭?北部湾的早晨,你还是让我想起合浦珠、美人鱼、胭脂唇、鹦鹉螺及银河驰骋之夜吧。金戈待飞,残阳堕海,长亭望断,别已矣!

### 清空

朱锁成

发邮件,系统退回,原因是:邮箱已满。一个邮箱少说也能接收几万封邮件呀?可是就满了。

想跟邮箱的主人说一句:清空一下吧。心不大,装不了多少忧郁。

留下稻子,剔除稗草,河水才会流畅,稻田才会金黄。清空杂物、污水,病和尘埃就没有触板和缝隙……

适时清空,给又一次出航留出底舱。

### 百货史序

陆岸

老婆常说,将来要写一部《上海百货史》,肯定比你那些学者写得好。此言不虚。文人能穷人——专心读书的人没心思赚钱。没心思赚钱,就不容易有钱,就不是百货公司的常客。而且文人轻视物欲。有朝一日要追溯这个社会生活的角落,只能查数据、翻档案,徒有实证,而

神、韵味失;所谓客观,却无人所观。如此研究堪比丧葬一条龙,敷衍活人而已。这部史书当然有局限,局限因为偏爱。而偏出于真,故真不忌偏。以她逛街之勤、购物之博、历时之远、用心之深,未必能以偏胜全。老婆一字未落,而序已就,勉其言而能行也。

### 再住婚房

姚胥隆

二十年前,女儿结婚,买了套一房一厅的婚房,与我居住地只有一站路的距离,便于相互照顾。一年后,外孙女出生了。厅里放个有扶栏的娃娃床,还放个折叠沙发,晚上拉开,每天女儿的婆婆吃过晚饭,就会从田林过来,路程一个小时,帮忙照顾孙女,一帮就是七年。

光阴如梭,外孙女从婴儿成长为一年级的小学生。读书了,需要一个写字台,最好有一个独立空间,回家学习有一个良好的安静环境。凑巧,邻居持有下一层一套出租房,二房一厅,一百余平方米。原租客要搬走,女儿毫不犹豫将此房租下。但租金有点贵,每月要付一万余元。算一笔经济账,买新房在经济上我还能帮一把,为何不买却另租他房,我不解。后知,女儿对女婿说,让腿脚不便、住在老公房四楼的独居婆婆,搬到这里,她年老多病,该我们来照顾她了。我心头一热。

婆婆住进朝南明亮的婚房。外孙女放学回家总是先到26楼,看望阿娘,天天如此。日子虽平常,却享受金钱买不来的天伦之乐。周日一同外面就餐,生病有小辈嘘寒问暖。她对来探望的老邻居说,我已多活了几年。两年前,八十多岁的老人因肝病突发大出血抢救无效,不幸离去。当初的婚房又成了空房,正当考虑如何处置时,又发生凑巧的事。住了十一年的出租屋,房东要卖了。外孙女已高三,还有一年就要考大学,一家决定将原婚房重新装修设计,改成二房一厅,再次入住。一年过去,外孙女已出国留学,夫妻俩重新住回面积刚好的原婚房内。一切好似没有改变,却又多出了很多温馨的回忆。或许从平淡日子感受亲情,感受快乐,才是稳稳的幸福吧。

### 美食

小时候跟着大人吃酒席,最盼的就是那盘酱牛肉。热菜上桌前那几道凉菜里,它每次都是最受欢迎的。切得薄薄的,整整齐齐码在盘子里,透着深褐色的色泽,夹一片放进嘴里,先是咸,接着是微甜,最后才是肉香在口腔里慢慢散开,越嚼越有滋味,直到嚼成了浆,才恋恋不舍地咽下肚。那时只觉得好吃,后来才懂得,这味道的来历,全在一个“酱”字上头。

酱制是中国人保存食物、转化食物的古老手艺。无论是豆麦发酵而成的黄酱、甜面酱,还是酱油,都蕴含着复杂的氨基酸和风味物质。把食材投入酱汤之中,文火慢炖后,再冷浸半日乃至更久,酱里的鲜味、咸味、甜味一点一点地渗透进去,直至里外通透。万物皆可酱,这句话说的就是酱的包容。各地的食物原材料品类不一,却都有对酱的运用。各色瓜果鱼肉,到了酱汤里走一遭,都能变得醇厚起来。北边的酱牛肉,用的是黄酱,颜色深,味道重,切开后,只见每一道肉纤维都渗着酱色,口感扎实得很。江南的酱鸭,用的是酱油,也爱加些冰糖,酱出来的鸭肉偏甜,颜色浅些,色泽金黄透亮,看着就精致。沿江一带的人酱鱼,讲究的是先腌干或晾干,鱼身干爽

了再入酱缸,酱出来的鱼肉紧实咸香,鱼骨头都酥软了,是佐粥下饭的好东西。还有酱菜,黄瓜、萝卜、茼蒿等根茎菜,酱完了简直比新鲜时更加脆嫩。

与近似的腌制、卤制相比,酱制自有其独特之处。“腌”,是

### 万物皆可酱

邱振刚

拿盐把食材裹住,逼出水分,抑制腐坏,让东西能放得久些。腌过的肉也好,菜也好,味道是咸的,口感是紧的。卤制靠的是香料。十几种香料包在纱袋里,投入汤中,用文火慢慢焐,

把香料的气味逼出来,渗进食材里去。卤出来的东西,香气是张扬的,锅盖未揭就已经满屋都是,吃到嘴里,各种香料的味争先恐后地涌上来。而酱制,是让食材在酱汤中沉潜浸润,滋味是从里往外透的,厚实、绵长。酱制的过程,让原本平淡的食材变得醇厚,让臃肿的肉类变得温和,让粗糙的质地变得细腻。酱好比一个引子,把食材里潜藏的味道都勾了出来,再把自己积攒的风味也赠给它。

酱制食物,还格外适合做宵夜。深夜时分,腹中微饥,人又懒得大动干戈,这时候从橱里端出一碟酱牛肉,或几块

### 七夕会

一碟酱瓜,便是最好的慰藉。冷吃热吃皆宜,不必回锅,不必调味,切开就能上桌,连微波炉都用不着。酱牛肉切得越薄就越香,温一壶黄酒,或者就着一碗白粥,搭配着下肚后,肠胃便妥帖了。酱排骨、酱鸡翅、酱鸡爪呢,酱色酱香都已经渗到了骨头里,越啃越有滋味。酱菜主打一个清爽,脆生生咬下去,那一点咸和甜,搭配起深夜的寡淡,正如同给悠长的曲子打上了恰宜的节拍。比起热炒的油腻,清蒸的寡淡,酱制的东西不疾不徐,不急不躁,正是为深夜里那一份安静的食欲准备的。

### 楠溪晨雾裹渔声

方忠麟 摄



### 清空

朱锁成

发邮件,系统退回,原因是:邮箱已满。一个邮箱少说也能接收几万封邮件呀?可是就满了。想跟邮箱的主人说一句:清空一下吧。心不大,装不了多少忧郁。留下稻子,剔除稗草,河水才会流畅,稻田才会金黄。清空杂物、污水,病和尘埃就没有触板和缝隙……适时清空,给又一次出航留出底舱。

### 再住婚房

姚胥隆

二十年前,女儿结婚,买了套一房一厅的婚房,与我居住地只有一站路的距离,便于相互照顾。一年后,外孙女出生了。厅里放个有扶栏的娃娃床,还放个折叠沙发,晚上拉开,每天女儿的婆婆吃过晚饭,就会从田林过来,路程一个小时,帮忙照顾孙女,一帮就是七年。光阴如梭,外孙女从婴儿成长为一年级的小学生。读书了,需要一个写字台,最好有一个独立空间,回家学习有一个良好的安静环境。凑巧,邻居持有下一层一套出租房,二房一厅,一百余平方米。原租客要搬走,女儿毫不犹豫将此房租下。但租金有点贵,每月要付一万余元。算一笔经济账,买新房在经济上我还能帮一把,为何不买却另租他房,我不解。后知,女儿对女婿说,让腿脚不便、住在老公房四楼的独居婆婆,搬到这里,她年老多病,该我们来照顾她了。我心头一热。婆婆住进朝南明亮的婚房。外孙女放学回家总是先到26楼,看望阿娘,天天如此。日子虽平常,却享受金钱买不来的天伦之乐。周日一同外面就餐,生病有小辈嘘寒问暖。她对来探望的老邻居说,我已多活了几年。两年前,八十多岁的老人因肝病突发大出血抢救无效,不幸离去。当初的婚房又成了空房,正当考虑如何处置时,又发生凑巧的事。住了十一年的出租屋,房东要卖了。外孙女已高三,还有一年就要考大学,一家决定将原婚房重新装修设计,改成二房一厅,再次入住。一年过去,外孙女已出国留学,夫妻俩重新住回面积刚好的原婚房内。一切好似没有改变,却又多出了很多温馨的回忆。或许从平淡日子感受亲情,感受快乐,才是稳稳的幸福吧。

